

第七个黎明

张赞廷



第七个黎明

张 赞 廷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第七个黎明

张 赞 廷

*

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0.25印张 2插页 202千字

1985年6月第1版

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2,450

书号: 10368·7 定价: 1.65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九四一年秋天，延安八路军总部的电台，连续七天急切地寻觅、呼唤着晋察冀军区电台。电键不停地跳动，节奏一阵比一阵急迫，然而联系却一直无法沟通。与此同时，敌伪的电台、报纸却连篇累牍地宣传日军“剿灭”聂荣臻总部的“赫赫战绩”。党中央焦急地等待晋察冀边区的消息，关注着聂荣臻总部的命运。

长篇小说《第七个黎明》紧紧抓住攫人心弦的悬念，在紧张、急切的气氛中展开故事，叙述了聂荣臻将军在日军八面围堵中，镇静地率部与敌人周旋，最后果断地将大部队隐藏在日军大军团的鼻子下，巧妙地走出重围，迎来第七个黎明。

作品艺术地再现了晋察冀军民的斗争生活，成功地塑造了敌我双方高级将领、军佐、随军艺伎、商人等一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，在艺术上具有一定的特色。

引 子

早晨，一阵嘀嘀嗒嗒的电键声，从延水河畔的窑洞里传出来。飞向空中的电波，带着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，越过茫茫的太空，寻觅、呼唤着晋察冀军区的电台。

然而，还是没有晋察冀军区电台的回答。

犹如夜间尚未消尽的雾霭，弥漫着古老的延安城，遮掩着巍峨的宝塔山，仿佛一片似有似无的阴暗影子，悄然投进了静静流过的延水河。

窑洞里，嘀嘀嗒嗒的电键声还在不停地响着，而且，那节奏一阵比一阵急迫，好象整个窑洞里的空气，都随着电键声而微微颤抖，荡起一种令人焦灼不安的气氛。

一位值班的年轻报务员，头戴耳机，手按电键，由于急于想沟通中断的联络，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儿。他望一眼站在窑洞里的周副主席。忽然，他停住了按电键的手，认真核对着电台的频率呼号，当他确认呼号无误之后，又继续按动着手中的电键。

时间，在嘀嘀嗒嗒的电键声中，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依然呼唤不出晋察冀军区的电台来。

周副主席默默地站在窑洞里，他用期待的目光望着年轻的报务员。报务员不时抬起头来，急切地用手背揩着额头上的汗水。而在他抬头的一刹那，他仿佛从周副主席的目光中得到某种慰藉，于是，他又满有信心地按动着手中的电键。

周副主席脸上显露出的神情，看上去似乎与平时的神情无异，犹如一泓平静的湖水，但是，透过那平静的水面，却在内心深处翻动着感情的波澜！

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，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开辟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，它以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，为我们在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，提供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经验。周副主席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在这次电台中断联络之前，聂荣臻同志曾经发来一份电报，汇报了他们如何处置敌情的打算。从电报看来，他们面临的敌情是异常严重的。近日来，日本侵略者在第一阶段分区扫荡之后，又动用了四个师团的兵力，不断向晋察冀边区的腹地推进，对边区领导机关构成了包围态势。敌人的罪恶目的是明显的：它妄图通过这次围剿行动，一举歼灭边区的领导机关，使晋察冀的抗日力量群龙无首，失去指挥，以便他们在华北站住脚跟。聂荣臻同志看穿了敌人的这一阴谋，带领晋察冀边区党、政、军机关，已经在敌人到来之前先行转移了。他们决心乘敌人合围的空隙，走出重围，转危为安。因此，党中央领导同志一致认为，这个先行转移的决定是正确的。

但是，就在党中央接到他们的这份电报之后，晋察冀军区的电台同延安的联络中断了。究竟晋察冀发生了什么情况？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切。昨天一天，周副主席三次来到电台，询问是否已经沟通了联络。然而，不管中央电台怎么呼叫，仍然听不见对方的一点儿声息。这预示着，他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，至少是暂时失去了同党中央的联络。

早晨，周副主席很早就起床了。昨夜他彻夜未眠。他伸手扭开桌子上的收音机，想从敌人广播的“每日新闻”中，听到有关晋察冀的情况。他两手交叉地抚着臂肘，静静地等待着广播“每日新闻”。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：

“今晨华北前线急电，扰乱华北治安之祸根，
进占山区之共匪聂总部，早在日本皇军合围之中，
昨日，被日本皇军侦测发现，当日即覆灭于轰炸围
剿之中……”

周副主席关掉了收音机，迈着敏健而镇定的脚步，又来到这间架设电台的窑洞里。

周副主席走进窑洞，发现毛主席正在窑洞里踱步。周副主席一看主席脸上的神色，就知道他已听到敌人的新闻广播，是来催促电台沟通联络的。一向对别人体贴入微的周副主席，担心毛主席待在这里会忧虑不安，便让他先到河边去散步，而自己却留在窑洞里等候。

自从昨天电台中断了联络以来，这已经是第五次呼叫晋察冀军区的电台了。

周副主席望着年轻报务员的神情，听着嘀嘀嗒嗒的电键声，默默地判断着。在周副主席多年形成的印象中，聂荣臻是个品才兼优的同志，他不仅善于动脑筋观察思考，而且有着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。特别是在处置敌情的时候，他沉着而不失机敏，冷静而果断，很少产生不切合实际的判断，导致在决心和行动上的错误。

那嘀嘀嗒嗒的电键声，在周副主席听来，仿佛渐渐地变成了一片脚步声，眼前出现了绿色的布罗涅森林。他作为旅法党组织的负责人，正和同志们穿过巴黎郊区，向绿色的布罗涅森林走去。他们在布罗涅森林里，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。这之后，年轻的聂荣臻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酷现实，毅然放弃了出国时抱定的科学救国的志向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，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。从此，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了。他们如同在坚冰下汇聚的山泉，为迎接春天准备着，积蓄着力量……

一会儿，那嘀嘀嗒嗒的电键声，仿佛又变成了稀疏的枪声。南昌起义失败后南下的情景，又在他的眼前叠印出来了。那是一个星月无光的夜晚，他因发高烧躺在一副担架上，额头热得象一块火炭，聂荣臻等同志抬着他，步履艰难地来到陆丰的甲子港。他们在那里租了一条小木船，要飘泊到香港去寻找中共广东省委。由于小木船的船舱很小，安排他躺在船舱里以后，再没有地方容纳聂荣臻同志，他只得坐在小木船

的船板上。这条小木船驶离甲子港之后，就象一片漂浮不定的树叶儿，在风浪中颠簸着时上时下，忽高忽低。聂荣臻同志几次险些被风浪掀下水。最后，他想出了一个办法，用绳子把自己捆在桅杆上……

“周副主席，还是联络不上。”报务员站起身来，揩着额头上的汗水。

“哦，你不要着急。”报务员的话打断了他的回忆，他以慈爱的目光望着报务员，十分关切地安慰他，“小鬼，你先休息一下。不管出现什么情况，我们都要坚定信念，相信他们的电台一定会重新出现的。”

报务员望着他熠熠闪光的眼神，听着他充满信心的话语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。他那微微皱起的眉头舒展了，不由信赖地点着头笑了。

“小鬼，从现在开始，每隔四小时，就联络一次，直到叫通为止。”

“是，周副主席。”报务员回答得干脆、响亮。

“你交班的时候，也不要忘掉啊！”他亲切地叮嘱报务员。

“请周副主席放心，交班的时候，我一定交待这件事。”

“好，小鬼，有消息马上告诉我。”

“是，周副主席。”

周副主席离开了窑洞，他迈着敏健而镇定的步伐，向延河边走去。

毛主席正在延河边上散步。

他望着汨汨流过的延河，心潮澎湃一时难以平静下来。他在想：聂荣臻同志到晋察冀地区，已经四度春秋了。他象一棵生机勃勃的树木一样，把根须深深地扎在人民群众这土壤之中。他在那里顶住了狂风暴雪的不断袭击，给晋察冀军区带来了一片明媚的春光。但是，从突然中断联络和敌人播发的消息来分析，他们无疑地又遇到一次更为严峻的考验。究竟他们现在的情况怎样？他多么希望得到一些可靠的情报，然后根据它来作出准确的判断！

毛主席等待着联络的消息，在河边上缓缓地走着。他不时地回过头来，望着那条伸向远方的小路。当他看见周副主席来了，就不由地两手叉腰，停住了脚步。

“主席，还是联络不通。”副主席来到毛主席身边，稍微思索了片刻说，“看来，他们遇到了意外的情况，或是在电台上发生了问题。”

“恩来同志，刚才我已经考虑过了，我们给太行和晋绥军区发个电报，要他们立即派出精悍的部队，尽快地深入到晋察冀腹地，迅速查清那里发生的情况！”

周副主席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，他扬了扬浓黑的眉毛，说：“为防止他们在电台上发生问题，我们还可以直接派出报务、机要人员，携带一部电台和新的联络密码，由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去。”

“对，就这样决定！”毛主席转过身，放眼凝视着天边。

这时候，雾霭渐渐地消散了，朝霞染红了东边的天空。

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举目远眺，刹那间，旖旎的霞光映红了广袤的天宇，一只山鹰从宝塔上空飞过来，朝着晋察冀方向振翅飞去，仿佛要去察看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……

是的，晋察冀确实发生了空前严重的情况！就在敌人第一阶段分区扫荡结束之后，冈村宁次亲自深入到山区边缘，开始酝酿着“围剿”边区指挥机关的阴谋。

第一章

一个初秋的黄昏。

横跨冀晋两省的恒山，层峦叠嶂，直插云霄，它象海上的涛峰浪谷，一直涌到遥远的天边。那占据了山谷的暮霭，一刻不停地向上爬着，恨不能一下吞掉“夕阳无限好”的黄昏。而那一道道参差交错的山脊，却似一条条伸展开来的手臂，举向落霞映红的广阔天宇，眷恋地接受着夕阳余辉的爱抚，仿佛要吮取足以战胜黑夜的光和热，迎接翌日山区黎明的到来。

在一条狭长而阴暗的山谷里，有一条通往平原石城的大路，它是连接山区与平原的纽带，每天从早到晚都是人来车往，熙熙攘攘、络绎不绝。只是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以石城为据点，侵占了平原的城乡之后，对山区实行了严密的封锁，这条大路才断了人迹车痕，一时变得萧条、冷落起来了。然而，山区和平原的来往，并没有因为封锁而断绝，人们用奋起反抗的铿锵脚步，又踩出了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路。

这时候，大路上仍然没有人马、车辆的影子。

倏然间，大路两旁树上的蝉儿，戛然止住了高声歌唱，不无惊恐地飞向天空；草叶上的大肚子蝈蝈儿，也急忙收紧了琴翅，跳到了草棵子底下；只有趴在地下的蚰蚰儿，好象没有感到声波传来的威胁，依然低声吟唱着小曲儿。

就在蝉儿和蝈蝈儿停止鸣唱的时候，从这条狭长而阴暗的山谷深处，在人迹罕见的大路上，扬起了一股股黄腾腾的烟尘，一直朝山口方向飘过来。随着一片杂乱的马蹄声，伴着一阵汽车马达的轰鸣，有一支人马洪水般的冲出了山谷。前头，是日本鬼子的马队；中间，是几辆越野吉普车；最后，是挤满日本鬼子的汽车队。

这队人马刚刚绕过山脚，就从一辆越野吉普车里传出了停止前进的口令，人马和车辆都停在大路上了。

挤在卡车上的日本鬼子，以为是发生了什么情况，急忙摘下背在肩上的枪支，准备应付八路军和游击队的袭击。可是，等他们透过黄腾腾的烟尘，看见四周没有什么动静，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，原来这是他们的长官下达的命令，他们这才背好摘下来的枪支，收回那四顾的惊恐的目光，一齐投向队伍中间的越野吉普车。

那辆越野吉普车的车门“咔”地一声打开了，一个佩戴着上将军衔的日本军官从车里钻了出来，不无惶恐地迅速扫视着周围的一切景物。

他，就是日本驻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官冈村宁次。

冈村宁次出生在东京一个职业军人家庭，父亲一生在日

本海军任职。他曾经跟随日本的舰船，炮击过天津的大沽口，从海上侵入了中国的领土。还是在冈村宁次的孩提时代，他就常听父亲讲到中国的见闻。那些入侵中国的新奇的故事，如同抛来的一块块磁石，吸住了他那颗稚嫩的心。他憧憬父亲的这段经历，盼望自己快地长大，踩着父亲侵入中国的足迹，来到幅员广阔、资源丰富的中国。所以，在冈村宁次高中毕业之后，他就想当一名飘洋过海的海军军官，报考了日本海军军官学校。然而，他未能步入海军军官学校的校门，却收到了陆军军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，这不免使他感到懊丧。

但是，他并没因为不能走父亲走过的路，而放弃了儿时对中国的向往，相反地，这对他追求自己的目标倒起了刺激作用。他步入陆军军官学校以后，除了完成规定的学业任务外，他仍然坚持不断地自学汉语，设法熟悉中国的历史和现状。久而久之，校方摸透了他的心理状态，不但没有训斥他不务正业，而且鼓励他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野心。当他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时候，便被分配到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工作，专门从事收集与研究中国的军事情报。由于他在工作中成绩卓著，见解独到，深得上司的赏识和宠爱。从此，冈村宁次就平步青云，不断地得到提拔。

到了公元一九二三年，冈村宁次如愿以偿了，他终于来到了早已向往的中国，被委任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武官。后来，他又担任了日本驻中国的步兵联队长，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。他因为屠杀无辜的中国人民有功，不断

地晋升着军衔和职务。到了公元一九四一年，原日本驻华北方面军司令司多田骏夫，由于推行“囚笼政策”失败而被革职，他便接替了多田骏夫，担任了日本驻华北方面军的司令官。

这时候，冈村宁次从越野吉普车里钻出来，右手握着指挥刀的刀柄，用左手托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，想遮盖住目光中流露出来的惴惴不安的神色。他和站在卡车上的日本鬼子一样，生怕周围埋伏着八路军和游击队，冷不防地遭到伏击。

冈村宁次钻出吉普车以后，中将横山三郎和山岛滨田，也从另一辆吉普车里钻了出来。他们是驻守石城的日本师团负责人。这次冈村宁次从北平来到石城，横山三郎总是毕恭毕敬地跟在身后，唯恐在上司面前出现半点儿差错，他象狗一样，恭顺地跟在主人的背后。而作为日本师团副职的山岛滨田，在互相争夺权力的斗争中，象是一只被横山三郎斗败了的公鸡，他虽然嫉妒上司对横山三郎的重用，但自己却不时地表现出无法战胜对手的怯懦。他抱着当和尚就要撞钟的想法，无可奈何地听任横山三郎的摆布；他对冈村宁次的到来，也缺乏横山三郎所具有的殷勤和热情；他根本没有求得上司赏识的欲望，当然就得不到冈村宁次的青睐。

虽然，冈村宁次被认为是名声赫赫的日本将领，被认为是颇有威望的“中国通”，被认为是熟知八路军战法的人，甚至中国的军阀曾经也请他当过军事顾问，来对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。但是，正因为这些看来是对他指挥作

战的有利因素，有时却在他的心理上产生了相反的作用，使他领悟到要消灭八路军并非易事。因为它不同于任何朝代的中国军队，它有中国共产党的强硬领导，背后有中国亿万老百姓的支持。因此，尽管他的行动受着骄横自负心理的驱使，有时他的野心也受到理智的抑制，促使他的行动变得小心谨慎起来。刚才，他从越野吉普车里钻出来，就是这种理智抑制的结果。

冈村宁次凝神扫视着山外的田野，摆出一副料事如神的面孔说：

“对待共产党和八路军，我们是应记取教训的，决不可掉以轻心，等闲视之。”

“是，司令官，我记住您的教导。”横山三郎闻声立正回答。

山岛滨田知道这是在叮嘱横山三郎，站在横山三郎身后就没有吭声。

冈村宁次没有注意到山岛滨田的神态，抬起握着刀柄的右手向山上一挥，于是，他在副官、侍卫人员的簇拥下，扭动着身子登上了山坡。他掏出手帕擦一擦汗，从副官手里接过了望远镜，前后左右搜索着，直到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情况，这才放心地走下山坡。

刹那间，冈村宁次摆脱了理智的羁绊，为显示出日本皇军的威武风度，他决定不再乘坐越野吉普车，大摇大摆地走到队伍的前头，身子一纵跨上了一匹高头战马，发出了返回石城的口令。

在通往石城的平原大路上，又响起了急遽而嘈杂的马蹄声。跟在冈村宁次身后的汽车队则好似因为他换上了高头战马，心怀不满地闹起情绪来了，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

冈村宁次身跨高头战马，想着第一阶段的战绩，心中得意，神态傲然。他不时用刺马针磕打马肋，催马飞快地向前奔驰。紧紧跟在他身后的马队和汽车队，声浪如潮，烟尘弥天。此刻，冈村宁次听着这声音，觉得十分悦耳，动听，就象一支庞大的乐队，在为他演奏着一支幻想曲，呼唤着他去实现自己的野心。

冈村宁次这次深入到山区边缘，并非是一般的例行视察。在前一阶段，他不惜动用约十万人的兵力，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分区扫荡。在这次扫荡中，他虽然不断地收到各地传来的好消息。但是，他的野心并未得到满足。因为，他之所以要发动这次分区扫荡，是想进一步缩小八路军的活动范围，最后再彻底消灭聂总部。

然而，冈村宁次刚才那种暗自得意的心情，就象退潮一样很快地消失了。他骑在那匹四蹄跃动的高头战马上，看见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之下，那无边无际的青纱帐，反射出千万道可怕的折光，它象无数把刺刀、利剑在闪烁，直刺他的眼睛。那幅由声音幻出的胜利画面，渐渐地变得模糊不清了。

一阵徐徐的晚风吹过来，青纱帐里发出了沙沙的响声。

冈村宁次狐疑地望着青纱帐，辨听着从那里传出的响声。这声音听起来虽然是低弱的却又蕴藏着无比深沉的力